

河東先生集

八



河東先生集八

第三十卷  
銘雜題

第廿一卷  
題序

第廿二卷  
序



河東集卷之三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先有四海元首萬

高自昔堯舜禹湯之相佐命垂統股肱天下

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

五神靈運文德復定

...

...



紅樓閣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漢惠帝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

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

高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下書元首

肱良哉一聖德未衰而內禪音擅元臣繼天而

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舜嬀氏禹姁氏后

堯之元臣其五神環運炎德復起五神五德

二十五下三四三

河東卷二十

世綵堂

火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

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春秋晉史蔡墨有

後有劉累班固又俾九臣之後九臣九官也

贊高祖贊及之又俾九臣之後謂禹作司空

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皐陶為士垂為共工益

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為納言九一作

元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

逆起為策士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

侯○曲逆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竒如神舜

之胄也汝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出自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沛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  
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推虜暴氣扶乘  
歲餘笞掠數百終脫高祖

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鄴侯何蕭何所封

子姓宋戴公裔孫蕭叔大心平南宮長保綏  
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鄴音贊

三秦控引漢中項羽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

何天下常命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

陰淮陰韓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傳曰

菜於韓因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

齊殄楚虜魏王豹定河東拔齊謂虜齊王廣

殄楚謂會垓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

下平項羽破三秦虜魏王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

是字非魏獲魏絳侯居岐山之周原後因為氏曰周

王約勃事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

漢封於絳

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

之胄故漢氏興焉高祖紀贊云漢承堯運德

赤協于火德自然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

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一作

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

河東卷二十一 二 廿二

大澤以承其靈高祖斬之後徑澤中有大蛇當徑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建赤旂於沛邑以

昭其神高祖為沛公假手于嬴以混諸侯秦

姓謂秦併六國憑力于項以離關東謂項羽

而復歸于漢關東奉纂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

得乘木之大統謂周木而秦楚之盛不保其

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

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

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

二月二十六乃尊舊都尊或作奠以壯王業之基生

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

竟遊于此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

沛其以沛為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惠帝詔

原廟原重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

謂先已有廟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

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

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

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  
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  
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  
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  
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閔宮詩閔宮有恤建  
茲閔宮即上云  
沛宮也。閔音祕。○惠皇嗣服爰立清廟註見上綿越千

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  
歟以約法之仁高祖入關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

三

河東卷二十

四

世綏堂

神睽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  
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  
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  
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

蛇輔龍晉世家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  
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

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  
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怒終不

見其所以翊天門書登椽樂而飛也漢  
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狝音貢飛也漢登翼

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



豕左傳封豕長蛇以荐蹈躍中野天復堯緒

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

從諸侯容切將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

臣委成良籌勦殄霸楚小切遂荒神州遂詩

荒大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

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項羽傳古之王者地

游即留觀本邦觀一在鎬如周詩王在在鎬

流也穆穆惠皇宗裡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

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

建旂釁鼓旂一作飾遂據天位蒐遊故都

永介丕址煥列唐典列一作若嚴恭罔墜勒

此休銘以昭本始

劔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也

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永貞元

劍南西川節羣疑不制易羣疑亡也漢妖孽

扇行切夔魚列怡恃富强滔天阻兵

傳阻兵安忍臯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

後諷諸將徵旄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

河東卷二十 五 世錄卷一上

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關意攻陷他

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

部北包劔門度關欲以所善盧文若節憑負丘

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

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山南西道禮部尚書

嚴公以國害為私讎漢書司馬相如傳人以

天討為己任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

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兵五千人為前鋒率

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關嚴公嚴礪也新唐

史曰礪節度使嚴礪同討關嚴公嚴礪也新唐

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擅沒吏民田宅百

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史載礪行

事如此而子厚寄東川啓曰以仁厚蓄生人

以勇義平國難又曰累受顧念踊躍盛德又

作劔門銘稱頌推仁仗信不待司死孟子有

之若此何哉推仁仗信不待司死

士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漢文紀

諸呂新喋血京師喋大賴而士一其心悉

切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儲

侍饗賚里切侍直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

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當作右師逾利州

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劔門

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以下

人河東卷二十

六世孫壹上

一有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

下為字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

將可提彌珠盪口收劍州命契丹之禪封剗賢

腸振拔根柢前註見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

力贄鼓一振贄鼓軍事○贄扶云切大鼓也元戎

啓行詩元戎十乘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

克成都擒關送長安左由公忠勇憤悱授任

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衰

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嘉作一議功居首

增秩師長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進為大藩

宅是南服十月以礪為將校羣吏願刊山石

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

絡時惟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矧茲陞土界

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髻書牧

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狄國狂猾

窺隙信信嘯呼信信信信○信魚斤切折同憑據

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

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乃出至旅乃咨列岳

屬乃出至旅乃咨列岳

乃出至旅乃咨列岳

河東卷二十一 世孫堂

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收積糗糧是蓄時書

乃糗糧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立機

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掎居綺也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子孫

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上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披重雲攀天蹈

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圍

左傳亦聊以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

又嘽嘽駱馬他丹切大憖囚戮大憖謂闢也書元惡

徒對切○憖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

河東卷二十八世綵堂

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

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

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王刑法也當

乎洪流方割書湯湯洪災被下土自壺口而

導百川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大功建焉

虞帝耄期承順天曆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天

汝終陟元后自南河而受四海孟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以為禹恐誤

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

諸侯左傳哀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註塗山在壽春東北書云娶于

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淮南大政立

焉功莫崇乎禦大災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乃

賜玄圭以承帝命書禹錫玄圭位莫崇乎執

大象老子執大乃輯五瑞以建皇極五瑞即

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

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

河東卷二十一 九 世孫堂

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

右功右亦尊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

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

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

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

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

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

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

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

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

也羽旄四合左傳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

盟之為旌旄衣裳咸會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衣裳

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

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

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

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皇祖之訓

河東卷二十 世綵堂

不由書皇祖謂禹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

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

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

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

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

左傳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聲垂天下

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

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侯衛五等統

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

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

謨則戮防風一本明刑作明戮遺骨專車見上註

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作獻者定混

區詩者定爾功註者致也○者音旨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

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

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

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

河東卷二十 十一 世綵堂 李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

某上所部編戶與氓同李興父被惡疾歲月

就亟作就疾一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

已不能啖悅○啖音淡啜妹宿而死興號呼

撫臆作撫一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漬○

疾智切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草覆屋以伏

匿其中扶服頓踊頓○扶服音匍匐也晝夜哭訴

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

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異一應

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

致斯事謹案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

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

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

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稱堯其

神如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

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

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上三字一段在銘後

又標云當先寫銘又塗去其銘云三字

河東卷二十

世綵堂

懿厥孝思詩永言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

天經孝天經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

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詩高高在

上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

頓首成墳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

獸跼蹐跼音馳蹐重株切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

二位二位天也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

在帝有虞以孝烝烝舜克諧以孝烝仲尼述

經以教于曾孔子孝經為惟昔魯侯見命夷

曾參而作



宮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命魯孝公於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

殺其君伯御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註云夷

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亦有考叔寤莊稱純

右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寤莊稱純

左傳鄭莊公寘姜氏于城穎穎考叔聞之有

獻於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

叔純孝也愛其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

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

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

旁達明神神錫祕社三秀靈泉楚詞山鬼章

云采三秀於山間靈泉帝命苻加亦表其門

即上所云醴泉湧出也帝命苻加亦表其門

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萬十

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河東卷二十 十三 世綵堂 奎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音黔蠻獠雜擾蠻獠

又西南夷名○獠音老盜弄庫兵元和六年辰

靖嫉黔中觀察使督欽苛刻因聚眾叛殺長

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

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貶前使竇賊脅

羣為開州刺史盜弄兵字出漢龔遂傳賊脅

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漢定西南夷置牂

蠻置魁立帥伍一作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

地成羣皇帝下銅獸符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

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

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

符合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發庸蜀荆漢南

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越東甌之師庸即上庸縣庸蜀謂劍南東西

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四面討問畏罪憑阻

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湖南潭州也御

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岡武岡邵名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

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

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

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綽及公

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綽上言曰臣今謹以便

不三三及又八河東卷二十 十四 世綽堂 奎

宜先遣所部將李志烈賫書喻旨俟其悛心

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乃獨詔綽招伯

靖復往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綽命志烈

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

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

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

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以公綽為鄂岳觀察使考公綽傳益兵三倍

為時碩臣殿于大邦詩之殿天文儒申申有此

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

呼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歌曰魯人之臯若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註高蹈猶遠行

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

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

虺蜮蟲也域短狐也似鼈三足大不為鯨鯢

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以喻不義之人恩

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

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類以示我子孫一有億

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

河東卷二十 十五 世錄堂

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音攢高也巫水之磻巫水五溪也磻曲也魚駭而

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

來一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

命援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

四關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

完此用左傳所謂生死而肉既亡而存奉公

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詩去其螟螣及其

賊根○螫音矛曰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

親山畋澤獻周禮有獻人○獻輸賦于都陶

穴刊木詩陶復陶穴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

受介福揲著以占○揲一作折公宜百祿

皇懋公功陟于大邦謂遷岳遠哉去我誰嗣其

良有穴之丹丹辰州有丹穴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

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

邦制一作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謂柳州人各以甕甑負江水甕甑瓶類大腹小口爾

河東卷二十一 十六 世綵堂

雅云康瓠謂之甕甑壺也舊註莫克井飲崖

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

滑而顛恒為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

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隍城未晦

果寒食洌而多泉易井洌寒泉邑人以灌其

土堅埴巨至切堅土也其利悠久其相者浮

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三百周禮厘人掌斂市之罰布註罰

布藏之曰泉役庸三十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

有二尺八尺為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

于政似續也其來日新一作盈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籌

作所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音還自南郊謂其

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即祚

魏氏春秋曰禮畢帝願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

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

河東卷二十

世綵堂

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

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

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

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

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

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

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

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

者放齊猶曰朱啓明猶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

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

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命二十二人與五教

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

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

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

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隕徒

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

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

河東卷二十

世經堂

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

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

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

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

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

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

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宦曹節王甫董卓

不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

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

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  
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  
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  
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  
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  
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  
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  
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  
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  
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  
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  
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  
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  
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  
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  
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

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  
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  
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  
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  
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  
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  
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  
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  
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

人之口則羣而郵之

郵謂如置郵之傳也

且置於遠邇

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  
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  
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  
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  
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  
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  
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  
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



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  
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  
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  
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  
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  
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  
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吾又安取  
懼焉取一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  
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  
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與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  
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  
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  
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  
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  
相劫戮困餓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

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

非遭卓曜而為禍也卓曜謂董彼困於昏亂

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

施于人一得適其僚也僚向其進晚爾而人猶

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

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

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此篇端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

河東卷二十 二十二 世錄堂

賈相若。賈音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

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

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

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

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墨而無

文一本有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爪按曰搯

乞洽舉之翽然若揮虛焉翽紕招余曰子

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

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爚音則漱

然枯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柅也木實可以

染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

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坂坡也馬相踈徒計切踈也莊子怒

則分背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踈不已墜

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

所賴者今之柅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

一有者字當其分則善一本無當其一誤而

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

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

河夏卷二

二十三

世綵堂

升

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

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

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

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資藉也

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

貨有苦良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

患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

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作者名一汗吏惡

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不役傭

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

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

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葆音大也是故

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

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

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

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

河東卷二十 二十四 世綵堂 非

一道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

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

為章赭音者赤也章猶枚也涸海以為鹽

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

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

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

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硜口何切何以

利為也孟子謂宋硜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柳子曰君子

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  
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禮記  
庸中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  
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  
巧切撓女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  
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  
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 東海若

三三〇〇十一

何東卷二十一

二十五

世綵堂

馮

東海若陸遊登孟豬之阿

東海若東海神名按書導

荷澤被孟豬註在荷東北漢地理志孟得二

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

瓠焉切匏也胡故剗而振其犀以嬉犀瓜辦詩

是也取海水雜糞壤虯而實之虯腹

丘胡切剗取海水雜糞壤虯而實之虯腹

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

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

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

呀然笑貌

怪矣

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

夜則滔列星涵太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

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音埋必泊之西

澁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

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

蟻虵之與居其狹尺也八寸曰尺又冥暗若是而

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

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

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

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

言二十三

河東卷二十

二十六

世經堂

五

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

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

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

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

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

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自我以故海之棄

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

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

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盂

豬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  
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  
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  
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  
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虻二十  
類謂子為鼠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  
丑為牛之類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  
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  
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

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

一定

一有則字

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

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  
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  
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  
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  
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周  
王時釋伽出世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  
方有聖人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

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  
之相遠也作遠一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  
一而取一甚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

世綵廖氏  
刺梓家塾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元和五年十一月公

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

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

自吾居夷

謂為永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

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

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

誨之

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擊

三

河東卷二十一

世錄堂

從善

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

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

爾雅云配也肥

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

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音俳

戲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

詩淇與

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

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皆取

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

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

溜音菊

則罷

憊而廢亂。○罷音疲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

學操縵不能安絃。註以上竝係禮記學記之文

切絃一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禮記

作和註云大羹肉汁也不加鹽梅玄酒在室註云玄酒明水蓋陰鑿所取之水也

節之薦。左傳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註體謂半解其體而薦之體有折節升之於俎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

柚。楂似梨而酢。楂音查。似苦鹹酸辛雖蜚吻裂

鼻也。○蜚音哲。蟲螫武粉切。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

者文王之昌蒲菹。呂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効之縮頸而

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屈到之芟。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

屬之曰祭我必曾皙之羊棗。孟子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

食羊棗哲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一本

下有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

為虐歟。禮記張而不弛文武息焉游焉而有

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

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

陸。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多不可以不陳也且

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

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

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者得之勸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

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也瑣細猶咕咕然動其

喙多言貌他協切咕咕切彼亦甚勞矣乎一本無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嘗為萬

誌其墓碣謂其崇豐二陵集禮

又集

傳曰詩書執禮論語禮不執則不行一無執

河東卷二十一

世系堂

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

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

說而大典闕焉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

月許敬宗李義府上所修新禮以為凶事非

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

關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掇附比以從由是累

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

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邁貞元二十

德宗崩元和元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

年正月順宗崩元和元年七月順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

常相天下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元連為禮

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字封

叔河東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貞祕

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內之

則攢塗祕器攢積木以殯也漢舊儀云東園

四尺通攢祖象物之宜謂塗車芻外之則復

土斥上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復土謂穿

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

金服虔云斥上壙上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

為冢壙故以因山之制漢文贊治霸陵上之

則顧命典冊顧命臨終之與文物以受方國

方一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

其肅恭禮無不備晏本下且且苞并總統千

載之盈縮羅絡旁午旁午註見前百氏之異

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

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

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

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無或

河東卷二十一 四世綵堂 元序

近者字或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

正於立成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傳作詩諷

帝時以父任為郎元鄭立以箋註師漢而禪代

之儀卒集于小同立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註

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孫小同

仕魏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

車駕躬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

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王太

傳死漢武初立舉誼孫二人至郡守嘉最好

其家能世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植字子

人五世孫謀字子諒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

法註莊子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謂

行於世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謂

之曾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立宗將封泰山

恐突厥入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

說云云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謂瑾之祖積

奏開元末立宗以壽王瑁母寵欲立為太子

積陳申生戾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負

外大理公九思官至大理卿以禮輔東宮而

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

愛禮而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

咸以文學顯於世微四子堅瑾慎大理之兄

河東卷二十一

五 甘霖堂

正平節公字穰子情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

邦政情代第五琦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子情

均字君齊元和三年郇公以孝友勤勞揚

于家邦揚字無事遊其門若聞韶護韶舜樂入其

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

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

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

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公嘗誌宗直殯

河東卷二十一 六 世綵堂 仁

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此

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禮記玉藻動則左

也○駁音剝尚書春秋之旨不立春秋以紀言

事自左丘明傳孔氏謂左氏為太史公述歷

古今合而為史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

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一篇五十三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

記字一有迄于今交錯相糾音糾莫能離其說獨

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

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人蔚然

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據公文法用漢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師古註

音毛今俗語猶謂無為耗舊而後之文者寵

之作寵一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

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切之欲無以

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

從公至柳而卒年三十三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

河東卷二十一 七 世綵堂 其之

涉格攬撫融結攬撫拾也博雅云取也離而

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

森然炳然若開羣王之府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羣王之山先王

之所謂策府註云言往古帝上以藏書策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

之狀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下方刻上為圭半圭為璋各有列位不失其

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

奏詔策議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

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

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之一字無始吾少時

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

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

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

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

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

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

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

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

二十九二 二十五 河東卷二十一 八 世綵堂 馮

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

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

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

間列辟之達道列辟人名臣之大範賢能之主也

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

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

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

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能者取孟堅

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君凌也先友記

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

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笑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誤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

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

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采用左傳

立言此之謂不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

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

河東卷二十一 九 世綵堂 奎

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

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

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

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

於麗則清越楊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

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

旨義乖离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

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禮記

樂記云德成而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竝肩

上藝成而下

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

遺陳子昂梓潼射洪人嘗為右拾遺唐興文

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

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

使就家錄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歿後帝

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

者字下有作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

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

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于

河東卷二十一 十 世綵堂 奎

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

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

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

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

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貞元

年泰為安武都符義府符一太山羊士諤元和

資州刺史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

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

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

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

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柳宗元誦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

人濮陽吳君

吳君系本濮陽後居信州

弱齡長鬣而廣顙

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

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

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

漢令丞與亢禮師古註亢當也

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

與侃

更名武陵

升進士

元和二年武陵登第

得罪來永州

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

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

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詞賦有戒苟冒陵僭

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誅

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

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

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禮記司徒命鄉論秀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卿大夫

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王制

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

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

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伏天一鳴

三十五小四十四

河東卷二十一

世綵堂

方

呼有可惜哉一無字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

于末其官氏其下有志字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

州刺史無子女內湘

###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今一作之

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後漢

孔融傳我是李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先天

君通家子弟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武右

元年號壬子歲在壬子文昌臺一本無毫字登禁掖者紛綸華耀

一作紛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左傳

宣十二年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掉咸不得

攀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年也某自南徐來潤南徐州

宋置南徐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

不能讀父兄之書讀一作續而乃徼狂疾之功以

為名堯○微古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

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後漢應奉

字世叔有子珣為司空掾珣子璩字休璩璩

璩音渠瑒徒朗切集機雲入洛吳大司馬陸

河東卷二十一 十三 世綵堂

士衡雲字士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

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雋晉書二陸入洛

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箎之音

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詩吉甫作頌發

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况宗兄握炳然

之文以贊關石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觀

使書關石和鈞漢書三廉冠銀章榮映江湖

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左傳公侯之子某

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卜子夏操

斧於班郢之門班公輸班也郢莊斯強顏耳

詩凡若干首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河東卷二十一

十四

世綵堂

世綵廖氏  
刻梓家塾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

功號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其來今自京還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宣武軍古多悍將勁卒亟就滑

亂○滑音骨亦亂也亟去吏切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

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

河東卷二十二 世綵堂 同甫

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

以扞城而固圍也詩公侯干城干扞也左傳亦聊以固吾圍也圍邊垂

也○吻火羽切是宜慰薦煦諭吻句二切納為腹心然後

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

書大都小伯藝人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

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

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書元

惡也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與隙對

揚王庭貞元十四年冬不踰時而承詔復命

貞元十四年冬

貞元十五年春凝還汴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時當朝之

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二

十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範以宏才

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

工部郎中崔公崔羣字敦詩文為時雄允宜首序

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

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

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

用充餘篇云

河東卷二十二 二 世綵堂 月甫

送崔羣序羣字敦詩唐史有傳

貞松產於巖嶺貞正也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

然立於千仞之表八尺曰仞和氣之發也稟至和

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

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貫

字用禮器貫四時字故君子儀之儀法也清河崔敦詩敦詩

系出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

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



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禮記君子之道振於

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杓直字南陽韓安平

韓泰字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

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

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爽差也求正

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

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東周謂洛陽振策于

邁詩無小無大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余於

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

二十一少五

河東卷二十二

三世經堂以善

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貞元八年羣試啟

于王庭揚敷同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貞元

羣舉賢良方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

之其末云

###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字近也驟遊邠壇邠壇邠州之界邠

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邠朝晟字叔明為

瘳都虞候左傳成十盡護羣校漢陳平傳盡

八年張老為候奄用笞法箠令漢景帝

故軍尉皆以校為名

減笞法不吐強禦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定筮令不吐強禦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莫有逗撓前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凌暴而

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之旗大將

書多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游環御工寬

來代軍遂亂眾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

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鵬冠者仰而榮之

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鵬冠者仰而榮之

趙武靈王以表武士漢虎賁服之徐廣云鵬

似黑雉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

者河南獨孤交貞元十一年署為記室俾職文

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

勇爵論將帥左傳襄二十一年齊莊公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貞元七年

士竝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寔為山

節度嚴震掌書記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

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

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積兵備虞

左傳不備不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

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左傳齊高固入晉

之曰欲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

復河壖故疆宣切壖而拓達西戎音託而罷諸

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

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筋

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

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

樂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事略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

誰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

河東卷二十二 五 世綵堂

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

蜀之書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焚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以文告諭

燕然之文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

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公

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廉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

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

若杜君之隅可觀

杜君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

而中可

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

府之政

為桂管觀察留後

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

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

為義府

左傳詩書義之府

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

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

大雅抑之詩

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

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

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

河東卷二十二

六

世綵堂

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

必叅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

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

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

視其成

成謂成事品式

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

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

易

詭古委切竄取亂切

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

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也益遷有范氏傳

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

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

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咸曰

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

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

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

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

河東卷二十一

世綵堂

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

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

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

中侍御史

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

規皆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公時為監察御史咸

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

馬一有石渠

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楊雄傳

盈字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云金門

金馬門也施麟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

祕書也史記金馬門官署門旁有銅馬故

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

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則又

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則又

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枚乘字

人為吳王相如遊于梁帝時以貴為郎梁孝

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其或致

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

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漢謀逆適

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也渤海幸

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南第又膺邯鄲

八河夏卷二十二 八 甘霖堂作

之召邯鄲趙故都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

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諸侯朝於

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閒禮記檀弓諸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雖枚生之

之有也註云易謂君禮于謂臣禮

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

備復于轅門項羽紀諸侯將入轅門張晏註

故曰我同升之友南容與公同是用榮其趣

舍惜其離曠卜兹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

奇藻遞發爛若編貝東方朔傳粲如貫珠禮

齒若編貝

粲如貫珠

記

累累乎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  
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  
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漢周勃傳其故推少文如此故

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

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于

人至于州永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

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

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

河東卷二十二 九 世綵堂 圭

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貞元八年余與馬邑苑言揚論字言揚齊大夫苑何忌

後之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于歲切又音華

也車輔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

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

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

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

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

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

之柄禮部侍郎顧少連權明年春貞元九年同趨

權衡之下竝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

之場掉鞅字出左傳宣十遊刃乎文翰之林

莊子恢恢乎遊風雨生於筆札生一作交雲霞發

於簡牘左右罔視賈誼言動一親戚天下罔

也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

乙之科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揭

于南宮禮部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

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

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

高堂稱慶里閤更賀翰間音也曳裾峨冠榮南

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卓董

作亂王粲避難荆州依劉表遂桂枝片玉晉

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賦桂枝片玉書

郊詵為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

第一猶桂林之一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

阻艱詩周道如砥砥帶江漢之浩蕩漢史黃

帶江漢者視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

世經 河東卷二十二 十一 世經堂 圭



極也

漢書上林賦窮極倦歎

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

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

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

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

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

得一字無

安得而

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

貴傳信焉爾

###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

漢九江郡在唐屬淮南道自唐以來

河東卷二十二

十一

世綵堂

為九江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

象甚茂雖在綺紈

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之間綺細綾紈素也

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

禮記二十

冠遇兄於澤宮之中

禮記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

也註云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

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漢高祖紀

追北字註韋昭曰北右臂字也背去而走也

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

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說文北乖也史記

北即訓乖訓左次陋巷次易師左余亟會于其

敗無勞借音

居易切去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

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

試日五色賦春臺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

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

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

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

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

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

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余東游

河東卷二十二 十三 世綵堂

是將乘商於商於即今之商州其西二百里

此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

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

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禮記離羣而

矣行益少矣僕不腆腆善也見邀為序狂夫之

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卒殆庶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猥稱吾文

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貞元十七

年禮部侍郎高郢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

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

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班固自序其風流

後胤耽學篤志之士○耽都往往出於其門

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劬勤勞也○屬

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

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書諸侯朝

言方岳謂東為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

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

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字遐聞梓

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大宗伯云九命

以白茅為社左傳寡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

燕喜詩魯侯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

申叔申叔字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行敏字若

千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

曰吾嘗讀王命論班彪所作及漢書嘉其立言彼

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天

見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功在社稷

河東卷二十二 十三 世綵堂 志子

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

之齒震子悷協公弼公賦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

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

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

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

無脩容乎禮記曰入於其廐而脩容焉註更莊飾也

###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左傳温吾故也語法本家世

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

河東卷二十二 十四 廿餘堂 一

左文士往往徜徉臨望○ 徜徉音旁坐得勝

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離騷又何日

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生名申叔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

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

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靖

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

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

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

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

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窵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詒孰甚焉○詒古切於是○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

河東卷二十二

十五

世綵堂

全

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

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

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

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

璜衝牙之響發焉○詩雜佩註謂珩璜琚瑀衝牙

註衝牙居中以前後觸也璆璉幽切煌乎山龍華蟲

之采列焉○華蟲也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

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

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在

州作序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

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宗人

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為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一曰趙昌

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為安南都護安南即交州元和元年四月

轉戶部尚書為嶺南節度使仁我若子姓漢

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傳跪起如子姓史記云外戚世家或不能

也孫恩禮重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

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

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

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

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許力盡

切傷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

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

茲始全然為人一無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有一

其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漢書韓信傳居

八河東卷二十二 十六 世孫堂 奎

戲下註旌戲之下也戲其言云爾自吾竄永

州三年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慤一恭

專作觀其跡温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

書之為荊州之為一本異政日至至則趙生

喜拊起立喜或作震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

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

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

以為轅門大府之重轅門謂以車為門增羽儀之盛

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三三三 八河東卷 十七 世綏堂 奎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世綏堂藏  
勅梓家翰







